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21 1941

10

T5781/2180.1(10)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國家設科取士每三年而賓興之復明試於廷以觀
所志朕既不逮立政無方常思進彼嘉言佐予休治比策試
貢士亦既不愧不文爰咨爰度矣廼多士之對揚者華藻是
飾骨鯁無聞豈朕求之不誠歟抑司其事者抑不以進歟不
然豈時無闕政民無隱情耶第多士以起自田間未諳政務
爲辭耳夫政務與學問非二途稽古與通今原一致爰以多
士素所服習敬業者詢之必有以導朕焉五六七九十一十
三之經其名何昉其分何代其藏何人其出何地其獻何時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傳之者有幾家用以取士者有幾代得縷晰而歷數歟三選
四科五問十條乃周漢以下取士之制爲取爲棄爲同爲異
爲得爲失可得而詳言歟其銓除也代復不同魏晉以下率
循資格有四科九班之別五保七流之異其體例亦能條對
論列否耶將欲得賢材舍學校無別途將欲爲良臣舍經術
無他道多士宜有以奮發敷陳啓迪朕志其有深悉時政得
失直言極諫者聽

錢維城

臣對 臣聞治天下以道而道莫備於經古者草昧初開書

契未啓開天之聖人天亶聰明乘運而起因圖書以畫八
卦而文治始光道統治統並垂於天壤易曰古者庖犧氏
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
與地之宜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此經學之權輿而道法之源流所從出也夫經者常也帝
王所以經天下之大猶而人臣所恃以爲拜獻之資者也
嘗考之唐虞三代學校之制上庠下庠東序西序各異其
名而不異其學所以壽考作人爲國家備有用之器致文

明之治也蓋士必有湛深經術之實而後足以資明聽效
翼爲董仲舒賈誼之策陸贄之議蘇軾之論所以慷慨激
昂於國家治忽之關言之深切而著明者其所學者大而
所見亦大也欽惟

皇帝陛下以天縱之資繼天首出際重熙累洽之治德洋恩溥
澤潤生民風動之休徧於萬國乃猶

宸衷愈惕五夜精勤博稽古訓要於至治以二帝三王之心爲
心以二帝三王之學爲學

絲綸所播聖謨洋洋矣茲當

廷試之期復進_臣等而策以窮經稽古之學儲才取士之方

用人銓職之成法_臣愚何足以知然聞古者庶民百工皆
得以事進言况對揚伊始敢不竭管窺蠡測之見以仰副
高深於萬一而

聖諭以爲多士之對揚者華藻是飾骨鯁無聞此誠
聖主求賢若渴之至意_臣伏念宋儒陸九淵之言曰

事君之初豈敢過直此言新進事君自有體也且_臣等起
自草萊

國家政治多所未諳卽懷欲陳之而未得其要誠有如

聖諭所云者若乃於咕啤訊言之末自獻其學古有獲之一二
端_臣雖極愚敢不罄所聞以對

制策有曰政務與學問非二途稽古與通今原一致而因及於
經學之源流臣觀禮記所載已有六經易詩書春秋禮樂
自秦以後樂經不見於世所存者惟樂記數篇附於禮記
而已然經義所言亦有可疑者春秋以孔子筆削而成魯
之春秋不過紀事之史耳而自言曰屬辭比事春秋教者
非也則五經之名當自日後論定易以卜筮之書未經秦
火自王弼宗費氏畧數主理而施孟焦京之學不傳漢初
除挾書之律濟南伏生始以尙書授鼂錯劉向劉焯之徒
俱傳之四詩齊魯韓先出毛氏最後以鄭箋而獨傳春秋
則公羊穀梁先立學宮何休范甯各宗之左氏附經爲傳

最爲詳備劉歆賈逵之徒皆爲之說而杜預集解爲最詳
禮記始于后蒼漢分大小二戴今所宗者陳澔之集註也
儀禮始于高堂生鄭康成賈公彥皆疏之周禮後出由劉
向而著於世爾雅始于周公而成于子夏郭璞註之積十
八年而成亦云勤矣孝經得于河間顏芝而有今古文之
異論語出于孔壁而有齊與魯之分張禹孔融王弼而下
治之者不下十數家孟子註于趙岐得有宋諸儒而益顯
蓋諸經在漢已大備惟古文尙書獻于東晉梅賾耳而十
一十三經之名至唐宋而始定也蓋嘗論之經之出也有
時其傳也有爲論語將出乃有魯恭壞宅之舉尙書將獻

乃格于江充巫蠱之變左傳功存羽翼雖以劉歆之博辯不能破太常博士之見爾雅義取訓詁自終軍能辨豹鼠而後世取爲博雅之資自非聖學昌明于上諸儒表彰論說於下安能萬世爲昭留遺至今日哉至用以取士者漢立博士弟子使之治經唐之取士以詩賦爲重于經義從畧焉宋幼始重帖括王安石復創爲四子制義後以安石所論定者置于學宮取士必依王氏爲斷自正學復明而王氏遂廢我

皇上表彰經學重道崇儒固以任官惟賢取士必得矣而

清問猶以周漢以下取士之棄取同異得失爲諄諄誠欲講求

至道以收得人之效也

臣

惟桓公之三選慈孝與拳勇道

舉終爲雜伯漢之四科首以德行高妙志節清白而能任

博士之任御史才任三輔今皆存孝悌清公之行猶爲崇

本至駱宰考格五問並得爲上而超宗以爲非患對不盡

問患以恒文弗竒北齊射策十條通八以上賜九品出身

而劉思之論當時已多異議

臣

嘗總而計之自周迄漢取

士皆尙實而不尙文故周之俊士造士進士自大樂正以

升于司徒司馬司空皆六德六行之選也漢有茂才異等

直言極諫孝悌力田賢良方正諸科皆有體有用之才也

唐宋以下始尙文而不尙質故韓愈有類於俳優者之所

爲可無學而能之歎田况有言可施行勿謂制科止進取
一途之戒此其棄取同異得失可約畧言之也若夫銓除
之法尤士君子學古入官之始而國家位事惟能之道我
皇上澄敘官方整齊銓法博採古制而參用之固已法良而意
美矣而

制策又以魏晉以下銓除之體例爲問臣請原其始而言自古
得人之盛於周爲烈而用人之道亦於周爲詳王制司馬
辨論官材論定而後官任官而後爵位定而後祿無所謂
銓除之法也漢初立常侍曹尚書一人以主公卿之選立
二千石曹尚書以主近國之選光武復改常侍曹爲吏部

尚書以總三曹之事所用必加歲月先後之次而選法始
詳順帝時左雄爲限年四十之法曹魏時陳羣爲九品中
正之法崔亮裴光庭後先倡議而資格之法加嚴自唐迄
宋皆因之唐制選於尚書者謂之尚書選選于侍郎者謂
之小選宋法文臣升朝者屬尚書左選幕職州縣以下屬
侍郎左選武臣升朝者屬尚書右選副尉至從義屬侍郎
右選莫不循資格爲制而天子不得左右其間夫銓選之
用資格亦猶取士之以科目非古之遺意然魏元同張九
齡胡致堂嘗欲廢之而卒不可者勢有所不能也惟人主
詳慎其制若孫權之三署皆依四科而宿衛之臣俱慶得

人矣若齊高帝之同軍各立五保魏孝明之五人相保而
旨濫遺籍之弊寡矣司銓選者一稟至明至公若劉頌建
九班之制考課能否明其賞罰王儉之七流選用奏無不
可則積弊肅清而選法大善矣此數條者皆載籍之成法
與政務相通

聖諭所以諄諄于此而臣不敢不竭其區區之忱以仰答
聖天子之不顯休命者也蓋本經術以爲治則聖教明而大猷
允升聖德修而萬邦式化以之取士而王國有克生之休
以之用人而立賢有無方之盛我

國家太和洋溢之治基于此矣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莊存與

臣對臣聞德盛者化神道隆者業駿是以至治之時百官
得其職萬事得其序朝無闕政民無隱情然而太平之所
以長久者未有不以造士爲本得賢爲基者也其在詩天
保治內采薇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至於魚麗美萬物
盛多告成功於神明太和翔洽之休可謂備至矣繼之以
南有嘉魚言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又繼之
以南山有臺言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也由此觀

之賢士者國家之楨榦所以養之者不可不厚所以教之者不可不豫所以取之者不可不慎所以任之者不可不專四者盡得其道則凡禮樂刑政所以綱紀四方阜成兆民者皆付之其人而有餘否則雖願治之主亦誰與共安利天下乎故棫樸之能官人文王所以造周室也卷阿之求賢用吉士成王所以祈天命也而書之立政亦曰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此皆聖賢之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欽惟

皇帝陛下建極執中幾康時勅以至誠爲道以至仁爲德教化廣被文治誕敷凡厥庶民不必習聖人之訓而皆可以近

天子之光况在臣等養之於庠序董之以師儒書賢能以進之

懸爵祿以待之尙不能博聞疆識敦行不怠以求無負

朝廷興賢育才之至意此固臣之所夙夜疚心者也有司謬

舉及臣得進於

廷以仰承

清問先策以經義之要及選舉之制銓除之法臣之固陋未能

得其詳輒敢粗陳其畧

制策以政務與學問非二途稽古與通今原一致而欲究經術

之源流臣惟古聖人之書多矣而五經特著者以孔子論

定故也太卜掌三易之法而孔子獨贊周易故連山歸藏

之義隱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而孔子斷自唐虞故義農
軒昊之紀微詩莫備於周而商僅存其頌春秋託始于隱
公而舊典禮經未有考也周禮爲綱儀禮爲目禮記爲傳
而樂經唯樂記在焉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漢時列于
六藝孟子出于儒家爾雅傳于小學總而計之易也書也
詩也禮也春秋也是爲五經益以樂經而爲六樂缺而加
以論語孝經則爲七禮分爲三而爲九春秋又分爲三而
爲十一附以孟子爾雅而十三經之號定矣易以下筮不
廢其經獨全詩以諷誦不獨在竹帛闕漏亦鮮尚書古禮
論語孝經或出于孔壁或由口授及時師所傳周官獻自

河間戴記集于曲臺公羊始自胡母生穀梁傳于尹更始
左氏肇于張蒼賈誼趙岐註而孟子顯終軍對而爾雅興
其用以取士也唐有大經中經小經之等以文之繁簡爲
差宋王安石廢二禮而專用戴記元明因之今所云五經
是也夫聖人之道大而能博賢人傳之各因其性之所近
詳求制度文爲而不免附會高言道德性命而入于空虛
漢宋諸儒皆不能無弊去其短襲其長然後聖道全而經
可垂諸萬世臣伏覩經訓至我

朝而大備羣言皆有所折衷以爲教士之典則以立取士之
章程經明行修可爲羽儀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

之謂也

制策又以選舉之法代各不同而欲詳究其得失夫鄉舉里選三代之制所爲以德行道藝而不及乎文詞也然在書曰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而必以敷納以言爲先務則唐虞之時已不能不考之于言矣况周漢以下乎齊語所謂三選者猶鄉舉里選之遺也前漢之法郡國歲舉孝廉不舉者罪之賢良茂才尤難其人故爲特舉又有博士弟子歲第其甲乙則科目之始事也東漢試孝廉文吏則課牋奏諸生主試家法爰有四科其後五問增于駱宰十條創自劉思對有多寡則第有上下人之才固不同等也

唐制舉于州縣者謂之鄉貢教于國學者謂之生徒其明經與進士則隨時而輕重焉宋改詩賦試策論明經多出于北進士多出于南歐陽修分路取人之奏可考也夫以行取人誠爲良法而飾僞奔競之習愈繁而不可詰固不可若以言取人之一出于至公矣又况授官之日徐察其才之大小品之高下而斟酌焉則考實之意何不可行于科貢之中此蘇軾學校舉貢之議所以爲通人之識而朱子貢舉私議不過按名以求實而非欲盡廢夫常法也我皇上籲俊闢門唯慮真僞相參剔釐舊習人懷自新此誠考其實于常法之內而不必更其名于常法之外者雖唐虞之

數言明試承格威否亦何以尙茲

制策又以銓除之法代復不同資格保任各有體例夫聖人之用人不與人以必得不限人以必不得故人皆嚮善而時無棄才自限年之法創于左雄則若尙文之功業顏子之德行皆不爲當世用矣資格之法定于崔亮竒材之阨于下位者何可勝道唐制流內流外銓序進有遲速而未限其所至也及宋而遂限其所至故識者有沮善之慨焉若夫保任之法所以防過舉也然人心無常初終或異其始修飭以求人之舉其後輕肆以敗己之操若是者往往而有顧因是而解縱繩墨聽其互相汲引則市恩納賄之弊

又不免焉

臣

常論之其在常才則循資序用不必有沉抑之嫌也其于異等則保任拔擢不必有驟進之慮也我

皇上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因能以任職因賢以處位凡天下之士有經義師法曉達治道者固已拔其尤而用之卽一材一藝或有可取無不甄錄而皆集于吏部銓選之途雖覺稍滯然可見人才之多用人之廣爲古今之盛事詩曰君子之車旣庶且多言用人者不厭其多以致賢士也夫學校經術所以養士而教之也選舉銓除所以取士而用之也賢才奮興而太平之基立矣抑臣更有進者至治之休重熙累洽久而彌昌者固自然之理然聖人之心其憂

勞未嘗一日釋于懷也競競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而其臣
亦協恭贊襄于下是以六府順敘百嘉暢遂海隅闢日罔
不率俾神靈並應嘉祥叠見我

國家萬年有道之長實由此也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于昌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王際華

臣對臣聞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此虞廷官人之

法也自鄉舉里選之制不行而取士者率以言蓋言爲心
聲覘其言之得失可知其心之邪正苟平日無沉潛根柢
之功卽紙上空言亦難假飾也古今治道莫備于經而經
學莫隆于漢遺書後先表章源流有自士子賴以明達治
體朝廷用以取士得人其間制科之設或瀉因時異而探
源必以經術爲宗銓除之制或代有變通而謀治必用讀
書之士古聖帝明王興庠序重文學培養賢材旁求俊又
而天祿天位推與之共助理分猷實收其益是以風醇俗

美久安長治百姓和樂政事宜昭措國家于磐石之安垂
子孫以無疆之福皆由此道也欽惟

皇帝陛下秉聰明睿知之姿集稽古右文之益恩膏翔于宇宙
而猶抱如傷道法彰于古今而彌深未見謙冲之懷淵乎
若谷當茲重熙累洽之時而屢以爰咨爰度爲念卽古之
闕門訪落何以逾茲臣等服疇食德沐浴咏歌起自田間
未諳政務固已在

皇上睿鑒之中矣乃于

廷試之期猶進臣等而策以經學源流之制制科銓選之法
殷殷以素所服習者是詢臣雖至愚敢不因

清問所及而罄管窺之一得乎伏讀

制策有曰五六七九十一十三經其名何昉其分何代其藏何

人其出何地其獻何時傳之者有幾家用以取士者有幾

代臣惟經籍遭秦火之後漢興始收拾遺經其稱五經者

自武帝五年置五經博士始也六經見莊子天運漢儒因

之宋劉敞有七經小傳劉葵有七經中義唐鄭覃進石刻

九經元度作九經字樣宋何異孫始有十一經問對若十

三經之名則起于唐貞觀之世卽今所傳是也秦時藏者

孔鮒伏生顏芝諸人其傳流本末易以下筮故獨不燔于

秦前漢有田何焦贛二家又有費高之學迨後費氏獨盛

而諸家不傳詩以諷誦留傳人口漢先有申公轅固韓嬰
 三家平帝更立毛萇詩鄭康成作箋至今傳焉尙書則鼂
 錯受口傳于伏生有大小夏侯歐陽三家是爲今文魯恭
 王得古文于孔壁孔安國爲之傳晉江左中興梅賾始獻
 其書焉春秋傳有五家鄒氏夾氏漢世已廢胡母子都傳
 公羊董仲舒獻于朝至何休作解說最稱精確穀梁則孫
 卿五傳至宣帝而范甯父子世其業左氏自曾申七傳至
 賈誼平帝時始立鄭衆賈逵並稱專門至杜預注出迄今
 盛行三禮皆河間獻王所奏儀禮十七篇高堂生遞傳后
 蒼戴德戴聖周禮獻王得于女子李氏上于朝劉歆校理

秘書始著于錄畧以考工補冬官而列之學宮鄭氏父子
 世傳其學禮記自河間所奏之外又合劉向所得刪于二
 戴增于馬融而康成爲之注康成於三禮功最深孝經今
 文傳於漢顏貞古文傳於隋王邵至唐明皇御注之後其
 書始尊論語得於漢文時有齊魯之分何平叔注魯論朱
 子因之孟子十一篇亦漢文時立學宮趙岐斥外書四篇
 而爲七篇章句爾雅興於中古陸於漢氏自終軍辨豹鼠
 而書始行郭璞注蟲魚而學愈顯此諸經源流之大槩也
 其用以取士則漢有博士唐有明經宋試士以帖經墨義
 神宗時專用經義此歷代以經取士可粗陳其大畧者也

制策又以三選四科五問十條乃周漢以下取士之制而權棄
取同異得失之道臣惟成周取士六德曰知仁聖義中和
六行曰孝友睦婣任恤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自北閭族
黨以次書其善而達於鄉大夫自選俊造士以次進其名
而擯見於王詔事詔爵詔祿一惟司士之聽蓋一人身未
入仕前凡三級已入仕後凡四級經七級然後得祿其教
之不苟進之有漸如此此法之至善者也漢代取士術稍
疎而途甚寬有孝悌力田孝廉秀才博士弟子茂才異等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等科其時去古未遠西京振經術之
學東都持名節之行得人之盛與古並稱迨其末流已有

察孝廉父別居之誚此則士風之陋而亦法制之未密也
董子曰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如不琢玉而求文采也
故齊桓三選之法建初四科之辟齊制秀才考格五問並
得爲上十條通八皆聽九品出身非不可采以取士特恐
應者未必盡出于實以於先王養士之法有所未講耳縱
古制難於驟復但得成周造之意以行於學校而振興之
庶幾有同而無異有得如無失歟

制策又以銓除代復不同魏晉而下率循資格而詢及乎當時
之體例臣惟古者設官爲民而使以德爵以功故三德六
德九德因材而授之位蓋以任官稱職爲賢不以曠日持

久爲能也卽漢世刻吏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亦何嘗有定限自官職日增人情日巧而知人之難十倍於古魏立九品官人之法南北因之北魏崔亮立停年格凡陞擢者不問才能唯視年勞則凡已仕者之遷轉亦莫不循資格夫資格非古也而後世莫出其範圍者法制一定則人莫敢爭進用無常則人思徼倖也是以任意不如任法而法久則弊生又常有略爲變通之道此吳選郎吏以四科晉建九班爲攷課與夫齊之各立五保選用七流體例雖不一而總歸資格爲準蓋非以沮豪傑而實以塞倖進也猶慮僉王或施其巧吏胥或容其奸是惟人主清明在躬

正己率物慎簡大臣以主銓選不次以彰廉能依格以勸年勞庶幾無沉淪之嘆亦無積薪之譏矣凡此者訓士以經術爲重則當熟悉流源以爲有本之學而不徒文藻相矜也制科鑒前憲爲程則當振興賢序以爲培養之方而不徒美名相市也官人以定法爲準則當窮究利弊以抑僥倖之門而不必破格爲善也庶幾四方之士咸知尊經術以爲進身之資敦本務而不爲虛矯之行矣抑臣聞欲澄其流必清其源經學者學問政事之本也學校者服習敬業之地也我

皇上加意作人訓士子尚務爲已選學官訓飭多士所以期之

者甚厚士生此時誠以安定經義治事之條人人自勉庶
乎出爲良臣處爲純士讀書敦品爲衆庶倡將見風俗醇
治化美咸頌我

國家億萬年無疆之福矣

臣

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臣

謹對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惟制治在審其時宜論治必徵諸實用書曰明試
以功又曰乃言底可績士先資其言必度可施之行事爲濟
時之良畫斯足以應天下之務而國家收其實效朕臨御十
有三年宵旰兢兢期與四海臣民共臻蕩平正直之休而廟
堂卿尹未見其能公忠體國夙夜匪懈也僚采未見其能震
動恪共服勤趨事也封疆大吏未見其能正己率屬移風易
俗也守令未見其能砥節奉公勞心撫字也將整飭之未得
其道激揚之未盡其方歟吏治之未及於古其故安在農桑

王政之本也

列聖重熙累洽休養蕃滋思所以裕其衣食亦既屢申勸課之令矣而人不能無遺力地不能無遺利果游惰蠹之追呼擾之歟抑荒萊不翦耒耜不勤司牧者漫不之省而大吏惟以簿書期會爲急卽著之功令用以爲殿最率具文從事歟邇年米價之貴徧天下朕多方籌畫稅免矣而騰涌如故倉發矣而市值仍昂豈皆有司奉行之未善歟或且欲停採買以紓其急嚴國戶以暢其流禁富民之射利以裕其所出果皆切中事情歟採買停則所在倉庾不數年而告匱緩急將何以濟青黃不接之時市無現糧貧民翹首官倉使粒米無存有

司能坐視而不爲補救歟生穀止有此數積於官必虧於民其較然者然積之害與散之利當熟籌之而非明著其由何以使官民兩利至水旱偏災朕不惜帑藏廣爲賑卹而實惠之未能下逮者其弊安在山東被災較重前後截漕撥帑費旣不貲且命大臣臺諫往蒞其事而流移捐瘠何以勞來而安集之古荒政之切於時事可行者有幾先事之綢繆旣無及矣獨不思所以善其後歟乘時雨之霑漑招流亡貸籽種給牛具播種而耰之以待有秋非要務與外此或有裨於實用可入告者否與治河轉漕以餉京師黃河之由豫入徐奮迅急疾大溜橫趨堤工在在危險而又加以埽壩林立水勢

不能直達淤沙日停河心日墊不得已而加堤以禦之近聞淤沙之離兩岸者或僅四三尺五六尺偶值盛漲必有決溢之患河病而漕亦病果河道而能刷沙以暢其流與將復用河兵操舟製器日從事其中可歲月奏效與否加高培厚之外別有長策可一勞而永逸者否與多士修之於家宜有明治體知治要以期自見於當世者而事詞章而畧經術急進取而競聲華論文體則尚浮辭而乖實義於聖賢道德之實未有能體之於心修之於身見之於行事者將教化之未明歟抑積習之難返歟其博思所以端風尚而正人心者切言之毋隱朕將親覽焉

梁國治

臣對臣聞天下雖大治之在道四海雖遠治之在心是以聖主綏猷而建極明王執要以圖幾則高拱垂裳不勞而理古之帝王緝熙康乂光照六合仁風翔於海表茂德溢於方外書曰祇台德先不距朕行又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然則出治之原不可不立運世之本不可不端而先王成憲之垂不可以不鑒也故自朝廷以至閭里出政令以宣風教皆一人之精神志慮所爲流通則出之也不煩而行之也有要後之論治者或泥古人之迹而不可施之今姑欲徇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不可與言治道又

或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而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趨
 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為之論而未足與經當
 世之務也竊嘗慕夫漢之賈誼唐之陸贄宋之蘇軾皆能
 原本經術論列時事是則不為迂闊難行空疎無用之學
 而於聖賢道法之治庶有當乎誠願學焉而未逮也欽惟
 皇帝陛下躬至聖之德承累葉之庥學問積於光明膏澤敷於
 遐邇

德已至而猶謂未至功已成而猶謂未成宵衣旰食日昃不遑
 猶於

萬幾之暇進臣等草茅之士而詢以吏治民生之本採買賑濟
 之策以及河流之通塞士風之淳薄臣愚誠百慮而莫究
 其萬一也雖然承

明問敢不就所聞以對臣聞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故自一
 命以上位有崇卑其實皆奉公體國而與人君共治平之
 責同休戚之情者也然則在上者黜幽陟明以樹風聲在
 下者敬共匪懈以風有位此則君臣一體之義而泰交之
 所以盛也伏讀

制策有曰卿尹未能公忠體國僚采未能震動恪共大吏未能
 率屬守令未能撫字而因慮整飭之未得其道激揚之未
 盡其方臣惟為人臣者殫心精白以急公家之事分也高

尊厚祿榮寵而尊顯之者人主臨馭之大權而非臣下之所敢幸望也然凡人之情不賞則不勤不罰則不懲賞罰得其宜則人皆感激踴躍爭自濯磨思奮於功名之路矣且夫卿尹之未能體國大吏之未能率屬者既已在

聖明洞鑒之中矣若夫慎簡僚吏卿貳之責也稽察守令督撫之權也罔命曰罔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然則整飭屬員亦在大吏之公正而已簡僚吏者考其職業之勤課守令者責以循良之效如此則人知好惡之公私資緣之無益而乃得併心壹力以營其職而官方肅矣

制策又曰農桑王政之本也而人不能無遺力地不能無遺利而又恐地方大吏之以具文從事也誠哉

聖訓根本之治切要之圖莫急於此矣夫

國家休養生息百年於茲可耕之田愈少而人愈以多勢不能悉驅而爲農也卽荒萊之不翦者十餘年前尚或有之今則高山之麓湖河之淤皆墾闢而未耜矣若夫人之不能無遺力者則亦時有蓋東南之地田少而農勤小有旱澇人力可施西北則田較多而力穡不逮一有偏災束手無策動輒流移雖人事之不齊亦其地勢然也然要在司牧者勞來勸課使得及時耕種以盡地力而不區區責效於簿書期會之間則盈寧有慶矣

制策又以米價之貴徧天下稅免矣而騰涌如故倉發矣而市
值益昂或且欲停採買以紓其急嚴固戶以暢其流夫穀
價之貴由田貴也康熙年間東南之田每畝值七八金者
今且倍之矣西北之田每畝值一二金者今且不止倍之
矣田賤則貧者猶能置產田貴則富者益復居奇夫小民
所爭不過什一之利耳今田之所入穀非加多也而田已
貴則穀豈能以遽賤乎免稅令典也然其效隱而未覩若
欲復之則擾矣發倉盛舉也然其弊積而多端若能釐之
則善矣欲停採買者矯時弊而過其正其言新奇可喜而
考之古人揆之將來萬一數年間緩急告匱其何以濟嚴
固戶而禁富民之射利誠釐剔之策矣要在身其事者安
靜不擾而酌量其地方之情形而善爲之杜其流則庶乎
米穀流通矣

聖諭又以山東被災較重而思所以善後之策或裨於實用可
入告者_臣思東省連歲災歉又其郡縣頗多自上年來我
皇上撥銀截漕發倉賜復所以維持而安全之者不啻拯溺救
焚今年復

命大臣臺諫往蒞其事此時元氣漸復民亦可勞來還定而安
集之矣又麥秋在邇乘時雨之霑溉可望收穫至於招集
流亡貸其籽種牛具俾得盡力於田野誠目前之急務但

秋收尚遠該省米價一時未能驟減倉儲一時猶未甚足採買既難平價匪易小民粒食未免仍艱宜令董其事者悉心斟酌以籌平價之策則小民皆得安居樂業深耕易耨以俟秋成矣至於治河之法

睿慮周詳以淤沙日停河心日墊不得已而加隄以禦爲慮夫黃河之難治自古患之加隄以禦誠權宜之計然舍此亦無長策其云操舟製器日從事其中若小河挑淺之法似乎較築堤者爲切要矣而又恐歲月難以奏功然且試爲之第以近時未有行者事固難以懸度也要之經久之務寧使一勞永逸毋爲旦夕苟且河工重事不可不講求而

切圖之也

制策又以多士修之於家宜有明治體知治要者而於聖賢道德之實未能體之於心修之於身此誠爲人心風俗計深遠也夫教化未明士無實學者地方官吏師儒之士也積習難返者士之過也夫近日士風之靡大抵以決策發科爲事而於古人正誼明道之旨經綸幹濟之業或置而不問其作爲文詞亦多浮靡影響之談而於經傳之微言奧義生民之休戚利病或未嘗究心誠宜挽其宿習而務講求夫實際覘其行能察其器識處則爲誼士出則爲良臣豈非菁莪棫樸

聖天子作人之雅化哉抑臣聞古之盛王未有不以得人為急也故曰十年之計樹木百年之計樹人故上自公孤卿尹下臣羣吏守令莫不選賢能以官其職然後可與重農桑興教化已饑已溺為主上分憂胼手胝足為朝廷宣力此聖治之本而帝王道法心法之歸也

聖朝垂拱萬年之慶必積諸此矣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陳 栴

臣對臣聞自古帝王之治天下也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

行之存乎人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又

曰其人存則其政舉蓋國計之利病民生之休戚皆係乎

九重之憂勤與百僚之翼贊則凡所為天工人代者非苟

且塞責之所能盡也非游談浮議之所能詳也必其君實

念夫作君作師之重而所以率其臣者宵衣旰食一息不

敢康其臣實體乎設官分職之意而所以答其君者忘私

忘家斯須無敢懈則明良合德上下同心天下無不治之

事而閭閻無不達之隱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

乃又黎民敏德則知致治之道不徒賴乎君而兼賴乎臣
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乃心乎民卽乃心乎國矣無負乎
下卽無負乎上矣唐虞三代之世政教隆於上俗化成於
下巖廊有泰交之象四海蒙安恬之福者罔不由此道也
欽惟

皇帝陛下膺上聖之資際重熙之運日明日旦凜乾惕於深宮
無黨無偏布蕩平於寰宇學極於至精治周於無外而猶
存望道未見之心履視民吏者以宣猷布化爲心而無事
不深求乎至治斯無愧乎外臣矣然則當今日而論吏治
非必大有所更張也惟去其苟安無過之心而爲勇往精
進之計已安而益求安已治而益求治則古之名臣不難
再見於今矣

制策又以人民蕃滋思所以裕其衣食而慮人不能無遺力地
不能無遺利誠愛民無已之盛心也臣聞西北地廣而人
稀故地有遺利東南土貴而人稠故人_有遺力爲西北之
計者必先闢荒萊督耕種俾尺土皆爲生息之所則地無
遺利而人亦無遺力矣爲東南之計者必先警游惰懲末
作俾凡民盡知田畝之樂則人無遺力而地益無遺利矣
夫貴農重粟求治之意罔不皆然然商賈利重而逐之者
恒多農田利輕而務之者恒少此必然之勢也抑彼而伸

此亦惟司牧者曲加之意而已矣

制策又以米價騰涌爲憂水旱偏災爲慮仰見我

皇上勤恤民情如此其至也夫近年米價之貴或間因採買而致然以米貴之故而竟停採買則又因噎而廢食也蓋買穀補倉卽常平之遺法也常平之法因穀貴傷民故減價以糶之穀賤傷農故增價以買之則採買之際卽當寓權衡於其間而非可循成例而強買之也今或買之不得其法故利民而反以病民而其實採買一停則倉儲告匱而緩急無濟豈經久之策哉至於囤戶之禁更有未可概行者夫奸商買米而囤之以爲射利之計禁之誠是也若夫

都會聚集之區米船畢至不囤於行家其能旦夕盡糶乎則行家之囤米乃米商寄囤之而非囤戶居竒之可比也若一槩禁之則販米者必因難售之故而觀望不前而人稠地隘之鄉本土旣無可資之食市肆又無現積之糧豈不大爲民患哉近聞蘇杭米貴之故多由於此不可不熟計而變通之也抑聞自古救荒無萬全之法計口而養之則費繁而難繼因工而食之亦掛一而漏百惟在牧民者因時以立法耳今山東被災較重非尋常辦賑可擬

皇上軫念元元旣截漕發帑又

命大臣臺諫往蒞其事則勞來安集之道必有斟酌盡善者矣

制策又曰治河轉漕以餉京師而河工在在危險河病而漕亦病何道而能刷沙以暢其流此誠萬世無窮之慮也臣聞黃河之害在淤沙日停河心日墊而惟恃加堤以禦之河隄愈高則河身亦與之俱高故淮城如在釜底一旦衝決則民有其魚之患治之之法惟引湖水以敵黃水則波流迅急而沙不停淤誠良法也其間堰壩之築引河之開必得諳習河務者因成法而權宜之則河水安瀾而轉漕亦庶幾無誤矣

制策又以端風俗正人心爲問此久安長治之要道也夫人心風俗之原必由於庠序士人學古入官必期修身立行爲有用之才故論學業則當先經術而後詞章論文體則當屏浮華而崇實義蓋春華者虛浮而寡當秋實者樸茂而有成道固然也誠養之有素而取之有方則家修廷獻者皆可爲萬民之表率風俗安有不端人心安有不正哉要之人才者致治之根本也人才旣得則翼爲明聽奔走後先惟所用之安往不得其宜哉

皇上勤求治道樂育人才凡所以陶冶而成就之者無不至士生於今沐浴膏澤咏歌詩書咸夙夜砥礪勉爲純臣以共襄至治我

國家億萬年無疆之休在此矣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臣謹對

汪廷璵

臣對 臣聞躬行者不務乎文善言者必崇夫實學固如斯

治道亦然自古堂廉一德之美府事咸治之休億萬姓和親康樂之福書傳所載詠歌謨烈潤澤至治風示來茲詔啟奕葉爲極盛矣顧其出之也有原而操之也有本中庸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書曰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又曰明作有功蓋寅亮天工奮庸熙載者必以實心行實政而後以佐化理將職要者皆良弼也職詳者皆賢臣也啟沃贊襄者罔不同心而同德也宣猷布化者罔不有爲而有守也以敷治績將農桑無不勸也生

養無不裕也圖維補救之術無不詳以善也先事豫防之計無不深且遠也知苟且粉飾之非所以出政則精白乃心勤慎自效始可質隱微而對明廷知推諉具文之非所以澤民則早夜憂思軫恤有加始能盡撫字而惠黎元久矣治道本於誠而內聖外王一以貫之也欽惟

皇帝陛下秉剛健中正之德備高明光大之學祇承天命則惟時惟幾顧畏民岩則求寧求瘼宵衣旰食則風勵臣工者深勸相勞民則愛育羣黎者至農桑衣食之計咸厪睿慮之肫詳綢繆豫備之宜悉煩

聖心之運量固已痾瘵在抱愷澤無垠普天率土挾髓淪肌矣乃疇咨俾乂之念愈切於懷懸輶設鐸之招有加於古爰進臣等於

廷而策以整肅官方之道經理政本之方補助災黎之要又安河道之法臣之固陋何足以知伏念臣幸生邳隆之世沐庠序之提撕受詩書之訓誡所稱明體達用者何謂而徒襲取詞華侈揚文采不克盡其讀書稽古之力少裨於經濟此臣日夜所疚心者也茲者恭承

聖諭正愧勵奮勉之時敢敬效古人先資拜獻之義擇平日所考論者以對伏讀

制策以蕩平正直之休有賴於百爾之輔佐而欲中外之大小

臣工共勉其體國奉公之意臣惟人主者代天以理民者也人臣者輔君以圖治者也濬哲文明之后不能無求助於臣鄰咨傲之功時雍風動之朝不能不交賴夫翼爲明聽之寄伊尹一德常師之不訓勉蓋臣之志也周室宅心克灼之相承勵俊乂之忠也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厘一日萬幾之勞卽繼之曰無曠庶官傲戒無虞罔失法度后克艱厥后必兼言臣克艱厥臣蓋廟堂卿尹有惠疇日贊之責而凡百僚采皆佐理庶績者也封疆大吏有挈領提綱之寄而各省守令實董治一方者也故必忠誠奉職夙夜不怠而後不愧爲良佐正己率下嘉績懋建而後無

慚爲大僚實意拊循興起風俗而後守令之職不至曠廢鹽梅霖雨之寄股肱耳目之喻爲卿尹言之也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爲僚采言之也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爲封疆大吏言之也良吏不思獲上而求媚其民爲守令言之也然則爵秩有殊職守雖異而公忠爲民之義一也我

皇上勵精求治五夜憂勤內而閣部院寺外而督撫監司勗以天工人代之經勉以倡率羣吏之道庶司百職悉本簡迺之忱一官一邑必慎甄別之典所以澄敘官方激揚吏治者法良意美無以復加惟在爲臣下者仰體

乾隆戊辰
皇上之心以爲心以實心行實政則百僚濟濟共贊大猷而撫
辰凝績之休將與唐虞比隆矣

制策又以農桑者王政之本而欲覈勸課之效籌饒裕之源臣
惟一夫不耕或授之饑一女不織或授之寒故衣食者生
人之大命明王立政俾之耕斂不懈蠶績相資誠相其急
而爲之所也間歲以來勸民種樹之令屢下採辦穀石之
法屢籌而又嚴司牧之殿最課大吏之奏閭庶幾豐亨盈
裕之象九年三年之蓄所在皆是矣而或地有遺利民有
餘力市乏現糧倉少夙儲誠有如

聖心所慮者則官吏之智計未周而董勸調劑之方尚未盡善
也夫貨惡其棄於地小民孰無是心然而游惰者出則滋
生之源流壅追呼者擾則田家之歲月蹙爲民父母誠欲
有濟乎民甚不容責成簿書徒爲文具已也若夫常平之
粟旣散則當補而一方所產不能敷兩地所需採買一至
米價頓昂彼處之利尚在異日此邦之困已在目前誠欲
官民兼盡誠宜善畫也至國戶居竒富民射利立法禁之
弊亦易止惟是地利有限生齒日蕃正本清源則不外乎
勤力作禁侈靡矣

制策又以救荒之法務致勞來安集之效而權乘時善後之宜
臣惟古來荒政莫詳於周禮然是數者已採擇行之矣而

實惠猶間有遺者蓋賑卹之行地有遠近數有多寡人有男女老幼之不同聚之則蒸為疾疫散之又恐不能遍及不立簿書則乏稽考不辨極次則虞混淆簿書立矣極次辨矣保無時日遲延吏胥舞弊乎此救荒無善政從古歎之矣東省被災殊重我

皇上發帑繼賑截漕以濟復

特命大臣臺諫董理諸務大澤之沛千古所罕近者時雨既零欣覩感召之神不疾而速矣惟在辦賑諸大吏酌賑之地與賑之時救目前之困裕善後之宜則王政所施非宋臣之賑青賑越僅在一方者可比烈也

制策又以河漕相為表裏而欲得治河之善宜夫黃河水性急疾沸騰非可束縛而馳驟之者也而埽壩險工所在林立者凡欲紕黃之勢以衛漕不加隄工則無以安漕加之則淤泥停積間恐漲溢論者徒以以淮之清刷黃之濁為計究之淮弱黃強不能相制則夫增高加厚與濬淺疏淤二者固可兼行而並用與方今河性安瀾官民利涉

皇上思患豫防之至意如此其深遠而周詳凡在臣工宜何如竭精殫慮以勦底定之烈也哉凡此者國計所繫民生所賴為臣僚者身其任膺其職在在本乎實心而後率作興事奏慎憲省成之功為儒生者坐而言起而行在在本於

實學而後經術湛深副敷奏明試之典宣力效忠濟美之
慶也開源節流本富之計也起瘠蘇困好生之德也有備
無患保泰之圖也政以誠行效以實致我

國家重熙累洽之休永無疆矣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撫御鴻圖兢兢業業日慎一日嘉與海內臣民懋
登上理深惟政治之易弛風俗之易奢士或荒於經術備或
懈於邊陲保泰持盈其道曷以夫圖政本於立心非大公無
以明其體亮工斯以熙績非純勤無以勵其用朕奉三無私
以治天下自朝至於日中晷弗遑康寧羣工之靖其匪懈者
安在偏私之習怠忽之端何以防其漸蠲租賜復無追呼矣
深耕易耨無荒萊矣而衣食之謀蓋藏之計恒聽聽焉厓不
給之虞乃環顧閭閻小民服尚鮮華市陳技巧百用所需胥

過其節則侈靡之俗蠹之也返朴還淳將非空言所能喻因而爲之法制禁令不幾滋之擾歟孰爲之啟迪而倡導之也膠庠之士樂化育而咏作人經術昌明無過今日第考之於古議大政斷大獄決大疑輒引經而折其衷此窮經之實用也今欲矯口耳之虛文以致實用其要安在幅員所暨漸被無垠若海疆若朔漠若巒陬絕徼曷嘗不列斥候置戍守而將嬉卒玩其申警於未然綢繆於先事者何若書曰有備無患安可以燧燧久銷而視備邊爲文具也凡此皆關於制治保邦之要久安長治之道莫切於此多士其以素所蘊者剴切陳之毋拘毋諱朕親覽焉

吳鴻

臣對臣聞帝王憲天出治而凜持盈保泰之謨也必有以肅百爾之紀綱而無黨無偏之極建必有以裁萬民之習尙而遵道遵路之治成必有以宣文教而膠庠昭經術之光必有以振武功而邊境奠苞桑之固此其事統歸於實用而其理托本於君心書曰君子所其無逸非好勞也一人明作於上百執事承流於下斯職不曠而氣不浮久大之業在是矣粵稽古聖相傳撫辰凝績致治保邦莫非本不息之衷成無疆之烈其後堂廉喜起府事修和百度清明萬世永賴其始也皆殷殷於率作之方朝則儆夫晏安

野必懲夫游惰非經明行修之士則弗庸非折衝禦侮之材則不任迨至上以實求而下不敢以名應制期盡善而後不局於小康久道化成太和翔洽始知法必防微而杜漸心期履盛而思謙而治益求治安益求安密運潛移有基弗壞於以致蕩平之隆軌光被之休風非偶然也欽惟皇帝陛下中和建極神化宜民嘉績播於九垓仁聲翔乎六合固已治臻上理俗進敦龐文德聿宣邊塵永息矣乃

聖心愈惕諮訪維殷進下等於

廷而策之以整飭羣工節宣民俗昌明經學慎重邊防之要

臣愚何足以知此顧幸承

休命拜獻有懷敢不稍竭其愚以酬

清問於萬一乎伏讀

制策有曰圖政本於立心非大公無以明其體亮工斯以熙績非純勤無以勵其用而因慮夫偏私之易啟怠忽之易乘大哉

聖言誠慎憲省成之至意也臣惟唐虞之世建官惟百內有百

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職至繁矣而當時惟是一德一心協恭和衷以成至治至於君曰咨儆相曰日孜人皆上聖而憂勞百倍於庸材世際中天而危慮更深於季世夫乃歎古良臣之所以答君者誠厚也蓋人君所治皆天事人

臣卽分天之事以爲事非虛公無我則私衷參雜而何以
贊天之心非勤敏不遑則怠氣交乘而何以佐天之運周
官之訓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千古純臣當未入官時已
具有參贊經綸靖其爾位之素而非有待於感激愧勵也
明矣我

皇上勅幾度務宵旰勤勞庶政之張弛封章之披覽巨細悉經
宸斷大公至正朝野咸昭敷政優優將在今日夫禮樂刑政非
供臣子徇私之具亦何堪開玩愒之階內而宰執卿尹外
而督撫監司一有不共何以率屬則爲審乎公爾忘私之
義凜乎率作興事之箴體國奉公夙夜匪懈是在諸臣之

仰體

聖心矣

制策又以閭閻小民侈靡成俗欲返本還淳而虞啟迪化導之
無術誠維風易俗之盛心也夫從來運會之隆視乎風俗
而風俗之厚成於禮教凡民有血氣心知之性上之人不
得而禁也通國大都貲財相耀而愚民無識亦爭相慕倣
以爲高於一嫁娶而幾竭中人之產矣一宴席而致罄
數月之資矣弊之所成將有如賈誼鼂錯之所歎者臣愚
以爲欲懲其弊先自貴者始仕族之家鄉里所表率一習
於侈誰肯安其樸者今縱不能盡歸於儉素而費去其泰

甚事去其過煩非特以養物力亦所以崇體制臣讀詩至
七月自授衣織絰以至稱觥躋堂其中言禮節亦畧備而
當時惟循循於稼穡之遺風何厚也豈其性本有然歟抑
其習有未慣者歟誠得良有司導之於先士大夫倡之於
始而富商巨賈俱恥以貲力炫親朋列肆百工毋得以奇
技獻淫巧卽間有好勝之流將廢然而自返矣浮夸旣節
而謂蓋藏不裕於家衣食不給於身者未之有也

制策又以經學昌明無過今日而欲矯口耳之虛文致窮經之
實用所以敦崇實學者至矣臣惟聖賢之書原不徒爲後
人佔畢計也三代以來圖籍漸多記述寢廣凡夫陰陽人

事之原治亂得失之故皆朗若龜鑑而昭如日星果援據
乎義理者精則發抒於事爲者必正故曰士不通經不足
用也自漢以下承學之士各有原本而決幾定策亦卽以
此爲折衷迨治經者第以其名而學始荒矣我

皇上陶鑄羣倫涵育多士冀得經明行修之彥以儲異時經濟
之材臣愚以爲是固當覈其實也帖括之弊識者早見之
而欲山陬海澨舍其樸陋而務六經此道固終無以易乃
當其說經第以獵取科名而非求通於謨訓固無與於體
用之全至於牽引前經傳會古說徒得拘迂之病而學不
足以濟時則又泥古而愚而不足稱閎通之選也然則儆

朱子分年讀書之法依胡瑗經義治事之條稽古卽以宜
今通方乃能致遠是非厚自策勵不爲功

制策又以幅員所暨必有備無患而爲申警未然綢繆先事之
道此誠安邊懷遠之宏圖也夫國家當開創之時兵材將
勇指顧可集其禦備也易國家當守成之日文恬武嬉邊
境無事其整飭也難我

朝定鼎百年南極海隅北窮絕塞梯航四達重譯來王威靈
所被亘古未有卽間有竊發旋卽解甲投戈歸誠輸款武
備之飭前此未之見也乃猶厪

聖明之遠慮者得毋太平日久軍政稍弛戎伍之間訓練有未

嫻者乎夫兵必練而後至材將必練而後勇攻戰擊刺
雖在異時而坐作進退必由素講故必使之習勞而不可
以善安身并得人則卒伍適職管指成相使之形于戎行
腹心之寄卽以制勝千里可也若夫邊徼之地生異言多
疆場之間冒功不少寧安靜以和無輕動以招尤其又
在一二重臣之防維堯替矣若其者事有錯出理惟一致
以清朝宁而亮江無事廟堂成禮拜之隆以敵民風而用
禮食時羣黎安日用之實士庶淳淳於禮樂事術不淪於
章句而雅化以蒸備不弛於承平則靈靈益振於邊陲而
丕基永奠而要以操之有遺守之有原惟

皇上以克儉克勤之德寧無荒無怠之衷寧人與敷政交設
武繼揆文並懋治益登於熙皞守彌固於全湯我

國家萬年有道之長將在是矣臣 莫寧新進馬識忌諱千言

言安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 謹對

饒學曙

臣對臣 聞帝王之膺圖御宇而布治化於天下也其原端

於主極而觀風俗之淳熙未始不資乎臣工之襄贊其化
成於文治而鞏苞桑於率土未嘗稍忘乎武備之綢繆故
洪範曰皇建其有極用敷錫厥庶民而有猷有爲有守之
士皇則受之而康而色秉鏡同好是以我爵爾縻登之有
位爲愚賤之表率而民風之侈者可轉而歸之儉約民俗
之蕩者可轉而歸之本實卽家無餘蓄之民皆可以返饒
瘠爲豐穰使比戶有耕田鑿井之樂而不知其利所由致
也至於窮經以致用故說命云學於古訓乃有獲用官亦

卓陰三才利
五音
云學古入官議事以制要自有瞭然胸臆之間而口講指
畫皆可以見之施行斯非僅佔畢之學無關於理亂者可
以同年而語矣遐考古之取士拔諸黨庠術序之中試之
禮樂射御之藝委之以戶役獄訟之繁邊防戎伍之任凡
文可以令行而不犯武可以弭患於未然者莫不由此道
也欽惟

皇帝陛下德協軒圖道登文岸敬修於堂廉階祀之上則兢業
時聞靜循乎盤盂戶牖之箴則幾康日勅固已化行俗美
比屋可風遠至邇安圭琛畢集矣乃

聖心彌惕五夜乾乾益厘持盈保泰之謀廣咨旁訊進臣等於

廷而策之臣以至愚仰承

清問下詢敢不竭盡鄙懷一抒管見極知塵露之微無裨山海
而泰山不讓土壤江海不棄細流何敢深自屏廢也伏讀
制策有曰圖政本於立心非大公無以明其體亮工斯以熙績
非純勤無以勵其用而臣工尙徃於偏私之習怠忽之端
當何以防其漸此誠化黨附之情起頹惰之氣爲致治之
要術也夫偏私之習一在於執已之意見而護非自是一
在庇平昔所私暱而黨援以成然護非者易見而黨援者
難知也舜臣二十二人互相推舉然皆出於選賢讓能之
公心而非有所私周召比肩事主而議論之際或不相能

然無害其爲聖人許國之忠者其中非有所忌嫉也要在
視其人平昔居心所向公私旣判不爲眩惑則其習難逃
於爛鑿且久而自化矣而政之勤惰則有成績可考內外
臣工各有專職戴記所謂以歲之成質於天子自卿貳以
下莫不各持所已就之功月有考歲有計至於郡縣之長
則以所轄之地其興利除害驅凶衛良之實事使奏課以
殿其差等而無以趨走應對爲吏治之工拙使外之督撫
大吏實力行之則事無不舉矣人臣事上其報効之忱自
無紀極能公而勤則上對君父而無隱情下理庶務而無
遺力立政之要豈外是乎特是臣可以法糾而民不可以

言喻

制策又以斯民衣食之謀蓋藏之計鯁鯁顧慮爲其俗尙侈靡
思有以返諸樸素所以爲小民者至深且遠也夫錦繡害
女紅雕文傷農事昇平可樂踵事增華凡所以娛適心目
之端無不極妍而盡態卽家無儋石而宮室服用之華必
欲與富室相敵一物不如人則引爲已恥是當定其服物
采章之制冠昏喪祭視今人所能行者而以古禮酌之其
始似乎滋擾行之數年用乃有節夫晉魏之民以織嗇爲
俗民之殷富者常出其中吳越地產秔稻衣被及天下然
生計之論其厚薄乃不及兩晉者其服尙技巧足以耗之

也且漢有孝弟力田之科而市井之子孫不得仕宦爲吏其所以崇本抑末之意最爲近古法當令工賈所作以便民用毋得重爲雕琢織造所司行於民間者以堅緻爲極毋得以挑紋刺繡浪費女紅爲反覆詳悉以啟迪之又以宮府儉樸之制宣示閭閻俾各知以奢縱爲恥而愛惜物力無鄙吝之譏所謂下令於流水之原也夫士者民之望也

制策詢民風而並及士子之學術夫帖括取士已數百年名臣鉅儒未嘗不出於其中然學者不以根柢爲事而剽掠浮華或以餽飭陳因之語文其空疎或以拘滯方隅之見窮

其底蘊求其於六經之中參互考証而能溯其源流考其得失者蓋罕見焉夫韓柳復仇之議證據於周禮三傳以爲刑書司馬渎議之興亦往復禮典中以與時論相持霍光輔政之時昭帝方少或稱戾太子至闕下而漢臣卽引世子蒯瞶之案斷之始知儒者之學足以治天下萬世而非徒尙空談無裨於實用也今欲著經學之用在於以經而隸史如四子書五經之文不以制義而以說經約舉數條皆切於經國治人兵農名法之類令其雜舉秦漢以來事實或正引以觀其符合或反勘以徵其比照則足以徵其才之可用與否其能條對詳明比擬精切者擢之高等

用示激勵今內自閣部外至州縣凡所治案牘律爲綱而例爲目使學者能取經旨而附於政事則其出而臨政引今據古更有定識矣至我

朝幅員所被爲往代所無而控御之方靡不用至伏讀

制策猶以海疆朔漠蠻陬絕徼戰守之備爲問所謂桑土綢繆

金甌盤石之固在於運量中也臣竊觀海疆之奠定在於

水師朔漠之招徠善其銜策惟西蜀南黔諸地高山深谷

易於藏奸地曠人稀五穀之價在平時較易於他省番夷

叵測易於反覆是當有以震服而安定之彼謂與中土道

里遼遠餉則費數石而達一鍾兵則易地而不習其水土

善攻於平壤者至險阻屹立之地或無所施其長技故值

國家全盛之時德威並用屢加以摧挫而後釁孽斯弭臣以

爲久長之道當修復屯田趙充國定羌之術及諸葛制馭

之方莫不由是是以一隅之地國用可以支天下之經費

而不見其絀蓋其地多曠則有餘土可耕江楚窮氓往耕

其地者空橐而往負擔而歸况以

大家修屯種之策招集流亡無事則服襪禊而力穡有事則釋

耒以荷戈餉足兵強則邊備非文具矣要之治道資於臣

工而臣化其偏私則皆翼爲明聽之助也治道著於民俗

而俗歸於淳朴則皆孝弟廉讓之家也經術在膠庠之內

非虛文可擬也折衝在廟算之中斯坐定之謨也由是而
道德一風俗同

聖朝億萬斯年之慶垂諸奕禩矣臣草萊新進罔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周禮

臣對臣聞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繼治世者其道同然
治以積久而隆而狃於治平者當宁雖有震動恪恭之意
而臣鄰或溺於宴安而不加奮民俗或耽於逸豫而不知
節庠序非不修明而聲華是驚兵戎非不整飭而偷惰已
乘此治忽之機所以相為循環而非深識卓見通達治體
者無以燭乎其微而持乎其久也在易泰之大象曰后以
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蓋履極盛之時而後王者
之施為措置乃克與天地之道相為參贊其在九三爻辭
曰艱則无咎責之臣也六五曰以祉元吉美其君也是雖

平陂往復之數極於上六而聖人設卦觀象謂惟裁成輔相者有以盡當泰之功用極保泰之憂勤天君道天道上下同流而久安長治之道積諸此焉然則治不患其不盛亦不患盛之難繼惟視所以保之者何如耳欽惟

皇帝陛下以天亶之資祇德紹聞自強不息凡於立綱陳紀明禮定樂之際既莫不以建中和之極兼綜條貫金聲而玉振之重以我

國家積德累仁繼序其皇疊沛膏澤時勤省問一本於善繼善述之心以大一視同仁之量猗歟盛哉孝治之隆曷以有加於此乃安愈求安

聖不自聖式稽舊典進有司所舉士而

親策之以吏治民風之要訓士備邊之方

臣章句陋儒何足以

窺測萬一伏念書稱敷奏以言記曰事君者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臣雖至愚當此嘉言罔攸伏之時敢不竭所聞以獻伏讀

制策有曰圖政本於大公亮工在乎純勤而慮工虞百職之偏

私怠忽未有以防其漸也

臣

竊以爲公與勤非兩事聖王

以大公無我爲百爾倡則人臣固當仰承乎一體任使之意共服其翼爲明聽之勤偏私將何自而生人臣而有所偏私也不出於意見卽出於營競意見之私易化營競之

私難除何也私出於意見者一時措置議論雖有不合而爲國之心則同以狹量褊衷者居此漸成形迹貽害遂多史冊所書可爲明鑑若夫營競成風推諉成習此北山詩人所深刺而後代論事君者乃獨以忘私忘家爲首務也若內外大小臣工祇奉

聖訓以作官箴無論營幹身家非人臣所宜言卽意見之私亦無不可化者由此以至公之心思日贊贊亮工熙績此之謂矣若夫以長才而漫不事事劇任而托言清淨三代而上固未嘗有此治法而虞廷考績與周官太宰之所以詔王廢置者歲有會月有要日有成則勤惰之際亦綦嚴矣

此亦吏治之要也

制策又以小民衣食之謀蓋藏之計未裕而侈靡蠹之大哉

王言此又保泰之基本而久道化成者尤所當提撕而警覺之也蓋天地之勢日趨於文而昇平日久涵濡煦育之餘萬物莫不知有生之樂於是乎文明之象踵事而增其由和樂而習於華靡由華靡而流爲空乏亦理之所必然而勢之所不可不慮者然服舍之有制淫靡之有禁與夫奇技奇器不鬻於市之法非徒禮經炳如卽見行條例中亦未嘗不爲之厲禁也若時爲申飭或別立約束其滋擾誠如

聖諭所云臣愚以爲奢儉之原中於人心成乎風俗乃執法律

以強而繩之雖有健吏不過使陰違而陽奉之耳是法之所不及也法之所不及則宜有以陰驅而潛率之

皇上軫念民依諄懇訓誨之至意木鐸歲時

翠華雲日民固已目擊而心諭之矣苟司牧之官敦樸素以先民鄉黨士夫講禮讓以成俗風教之行有不待起而更張者不誠今日之時勢爲然哉至於士者民之表上之儲國家之用而下之以學行爲齊民倡而浮華是尙經術徒爲虛語蓋自唐宋以來固已視爲通患而慨其無可如何矣國家明經取士常選而外又復廣爲科目以羅才俊而大旨一用經義爲權衡經學之隆宜爲古所未有而

制策猶以矯口耳之虛文以致實用爲諄諄臣竊謂經者聖人

傳心之典窮經者以聖人之心爲心斯能以聖經之學爲學漢唐以降經學事功相爲表裏固不乏人而曲學阿世當時已有譏之者故在漢則董仲舒蕭望之劉向輩經術之可貴者也而匡張孔馬繼之在唐則顏師古孔穎達陸淳輩亦經學之可傳者也而許敬宗之倫亦廁之則以學聖人之學與襲聖經之言大有逕庭也方當經籍昌明之時士誠潛心於註疏傳義之書因旁及於百氏說經之言躬行心得而勿貽玩物之譏則朝章國是何難如漢廷之各以其經對而挾策之士皆堪入著作之庭議雲臺之上

矣故曰經術所以經世務也又豈漢人緣飾儒術比哉
制策又以邊徼士卒所以爲有備無患者也則所以申警於未
然綢繆於先事者誠不可或緩矣夫以邊防言則凡昔之
所稱乘墉伏莽長城巨防者今皆中外一家而威稜所及
邊籌亦較易矣然尺籍之將卒未盡足以當干城圖經之
關隘未足以稱地險也兵之習於平日不過曰弓馬之嫻
熟營伍之諳練而已然各邊之形勢氣候不相一也器械
便利不相通也明臣王驥有五練之說則固有以隨時隨
地而制其勝者設以行之邊陲雖將嬉士玩宜無不立成
勝兵者雖然有不可不教之兵亦有不容不爭之地海防

之分界會哨邊鎮戍堡之有險必守與苗疆之錯峙於蠻
獠峒寨中者又必嚴口址之屯守謹出入之稽查則除戎
器械不虞守在四夷而容民畜衆之道莫大乎是矣夫正
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
於正此治道之常經古今之格論也而當極盛之時而有
道以彌綸於至纖至悉則又泰運之所以益隆也抑臣更
有請者於穆不已者天之所以立心純亦不已者聖人之
所以法天惟其不已故窮變通久道若循環而聖心之天
地則常泰也宋呂祖謙易義講之精矣惟

聖天子覽地天之象永保治之圖裁成輔相無物不周博採周

朝陽
五
諸無微不錄則茂實休聲有加無已而申命用休者益將
與萬年有道之統而俱長矣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紹承大統撫御萬邦宵旰孜孜勤求治理所冀內
外臣工靖共爾位閭閻黎庶共慶盈寧羣材之登進日隆邊
境之敕寧益永庶幾海內臣民共登上理焉顧官方或未盡
肅民食或未盡豐取士之術猶疎邊圉之防未備將何以整
綱飭紀以臻邽隆之治歟國家設官分職所藉以熙績亮工
宣上德而達下情也唐虞之世五臣四岳九官十二牧師師
濟濟一堂之上同寅協恭用能明良喜起成中天之盛治然
雖有都兪不廢吁咈一時動色相戒者猶以叢脞爲虞觀賡

拜颺言慎乃憲屢省乃成其交相責者何至也朕日以修和之盛望之內外大小臣工顧因循瞻顧之私或猶有未盡化者官方之砥礪其道奚從農者天下之大本也德惟善政政在養民開其資財之道斯以蓄積多而備先具周家稽事啓國爰興八百之基逮至西漢文帝蠲租勸農之詔屢下而皆以務本爲兢兢豈非治要之所在歟今幅員日廣民生日繁游惰雜處其間雕文刻鏤傷農之事愈興俗尙奢靡罔知節儉朕勤求民瘼閭閻之疾苦纖悉周知偶有偏災賑恤立沛然裕民足食之道有不得不深爲計者今欲重農事而務本計其道安在制科取士所以振淹滯儲任使也登明選公責

在有司鑑空衡平言乎公則生明也比年以來加意釐剔宜人知畏法罔敢觸禁矣而不謂舞弊者之卽生於察弊此雖千百人中僅亦一見抑或者處士虛聲恩門年誼習俗相沿流風未殄歟司衡者秉士之任當使寒峻無淪落之虞菲材絕覬覦之念斯無負闈門額俊之盛典宜何如立法俾宿弊永蠲以光文治歟國家文德旣修武事必備防邊固圉綢繆未然其以誇遠略也漢唐宋以來兵制迭更其間善否或亦有可堪求者歟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選將固在所重矣然將非兵莫與爲用兵非將莫與爲統聯屬之方嫻習於平時誠不可緩我國家全付所受士宇取章亘古罕匹而將

士之勇韜略之嫻訓練之精制勝之神皆遠過前代惟是承
平日久或狃於佚樂易致廢弛則修明武備以慎固邊圉所
宜豫爲籌論者也凡此者上自廟堂下周鄉國本保泰持盈
之心詩制治保邦之要思皇多士久霑雅化其以素所蘊蓄
者詳著於篇朕將親覽焉

秦大士

臣對臣聞帝王之建中錫福而綿統祚於萬年也莫不兢
兢焉持盈保泰舉安危治忽之大原以及風俗人心之本
計運量於深宮淵默之中措施於海隅光天之下萬事得
其理不敢謂已治已安一夫有不獲必引爲予辜予咎是
故臣隣之襄贊已効公忠而更欲仰追吁咈都兪之盛羣
黎之日用已臻寧止而更欲紹阜財解愠之休求賢若渴
而更欲以廓然大公者廣登崇寒峻之路而不使倖進以
梯榮邊境永清而更欲以有備無患者昭又安海宇之規
模而不以熙恬爲可恃救天之命則惟時惟幾軫民之艱

則求寧求莫敬慎在一朝而永賴在萬世書曰惟天聰明
惟聖~~博~~憲惟臣欽若惟民從又言人君法天率下而民獲
福利也詩曰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言人君繼體
守文而思艱圖易不遑暇逸也蓋德盛者化神道隆者業
峻基厚者勢固源遠者流長自古及今理莫能易也欽惟
皇帝陛下令德宜民大中建極敬修於堂廉階阼之上則兢業
時聞靜循乎盤孟戶牖之箴則幾康日敷固已大法小廉
民安物阜揆文奮武薄海同風矣乃猶

宸衷彌惕五夜乾乾厘憂盛危明之慮進_臣等草茅之士於
廷而策以砥礪官方之道重農務本之方登明選公之規慎

固邊圉之術_臣之禱昧卽有一得譬之土壤之無補泰山
細流之無裨河海也然而仰承

清問敢不敬據愚忱以獻伏讀

制策有曰國家設官分職所藉以熙績釐工宣上德而達下情
也而因慮內外大小臣工猶有未化因循瞻顧之私者欲
從而砥礪之此誠保邦制治之根本也夫天生民而立之
君所以代天理物者也公孤卿尹宣力効忠於上百執事
承流於下所以熙帝載而亮天工也官無論內外而在其
位卽謀其政當矢靖共爾位之忱爵無論崇卑而乘其車
卽載其危當盡夙夜匪懈之志苟因循瞻顧之私積於中

則怠緩悅從之習成於外興一利除一弊而先計及於身
家斯勇敢之氣阻矣立一法定一謀而或牽制於同官斯
黨援之勢成矣我

皇上慎簡百僚知人善任內外臣工罔不整飭而二者之弊未
能盡化者則實心任事者之難其人也誠上不負吾君下
不負吾民中不負吾身臨事則敬慎而出以果確和平而
濟以勇敢虛公而不避嫌疑洪範所稱有猷有爲有守成
周所謂以賢以功以能舉不外此行見官方飭而網紀嚴
賢才輔而治化洽於以遠追唐虞師濟之盛不難矣

制策又以農者天下之大本也開其資財之道以養民斯蓄積
多而備先具而因籌及重農事而務本計此誠視民如傷
之隱念也夫天下大利首歸於農故周家以穡事開國周
禮所載天下無不耕之士無不耕之人而鄩人遂人爲之
簡稼器趣耕耨重農貴粟意至厚也又當時風土未漓民
情近古讀豳風一篇至織至悉皆經先王之區畫而民生
其間亦遂樂覆載之寬而無饑寒之累降至後世生齒日
繁逐末者衆土不曠而民游非不欲人教之耕也而不能
人授之田卽以大江南北言之十餘年來田且數倍其值
矣然而民食之不足則不盡由逐末也古者食時用禮耕
三餘一耕九餘三開源節流緩急有恃今民間崇尚奢侈

轉相倣效甚至輿臺皂隸服御鮮華市民細人宮室逾制
大吏不立其程有司不嚴其禁一旦水旱偏災專恃蠲租
賑濟卽罄

大府金錢能飽無窮谿壑乎然則節民財而足民食以仰副
聖天子愛養羣黎之意是在有司牧之責者矣

制策又以制科取士所以振淹滯儲任使登明選公責在有司
當使寒畯無淪落而非材絕覬覦此誠慎重名器之盛典
也夫選士俊士造士進士之法昉於成周漢則有賢良方
正孝廉茂才博士弟子之制魏立九品官人唐用秀才明
經進士至宋則糊名易書法久必變理所固然我

朝沿明代以制義取士名卿大儒多出其中而有司之責甚
重韓愈曰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
患有司之不公公公與明缺一不可而公又以生乎明也

皇上御極以來於科場積弊加意釐剔而猶有干名犯義而不
恤者則釣名之徒小人不畏天命者也羈窮寒畯困窓下
者有年躡場屋者有年杜門不交一人而年家故舊暗索
潛搜處士虛聲捕風掠影其究也植黨營私勢所不免此
天下孤寒之輩所聞而痛心者也大哉

王言昭揭海宇足使士氣振興而宵小屏跡自今以往魍魎
魍之故習亦斷不能再逞於光天化日之中矣

制策又以國家文德旣修武事必備防邊固圉綢繆未雨承平
狃於逸樂易致廢弛此誠衣袂馭朽之明箴也夫國家當
開剏之日兵材將勇指顧可集其禦備也易當守成之代
文恬武嬉邊境無事其整飭也難我

朝定鼎百年梯航四達重譯來王聲教被陽冰陰火之鄉政
令通館海巢山之域威靈所攝亘古無加卽間有竊發旋
解甲投戈歸誠輸欵乃

聖明猶遠慮者得毋太平日久恐軍政稍弛耶漢唐宋以來兵
制迭更有善有否漢之屯田足以備邊唐之府兵庶幾稱
善惟宋招募無足取者而要之兵必練而後成材將必練

而後成勇則王冀五練之說爲優夫攻戰擊刺雖有臨時
而坐作進退必由素習故必使之習勞而不可以養安將
弁適職則士卒効忠倚之爲腹心使之如臂指運帷幄而
勝千里可必也至邊徼之地易於生釁而所以從容坐鎮
之者則在一二重臣之恩威交濟而安靜以養和平之福
無妄動以招喜事之尤將見四境敕寧而國勢成磐石苞
桑之固矣若此者事有相因理惟一致庶明勵翼而建官
位事朝無不肅之班聯黎庶咸熙而鑿井耕田野有渾忘
之帝力多士騰驤乎皇路而菲材不敢萌僥倖之思邊陲
永靖夫烽烟而止戈益振其聲靈之赫而要以操之有要

治之有原惟在我

皇上以克勤克儉之衷矢無怠無荒之志由廟堂以逮鄉國運量咸周自一日以至萬年率由罔懈我

國家久安長治之業基諸此矣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于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范械士

臣對臣聞帝王撫綏海宇而垂統於萬年也必體天地保合之量以總理萬幾而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天下咸被精明於渾厚之中必存父母斯民之心以臨莅四海而惟臣則欽若惟民則從又天下咸受知周於道濟之內以表率者飭官方矢公敷化而禮樂政刑非具文也以節儉者重民事務本抑末而勸農課桑皆實政也選舉公而士習端莫不先資拜獻以盡報國致身之義必有以勵實學而勸公忠也武備修而邊圉靖莫不訓練精強以效干城腹心之寄必有以振戎伍而奏牧寧也蓋王者以天地之

量爲量春生秋肅無心而化自成而臣鄰交勸於下亦如
五行四時承流布德而有不供其職者寡矣王者以父母
之心爲心保抱携持不言而物自化而士庶並生其中亦
如宗子支庶分職服勞而有不竭其力者寡矣則庶政惟
和萬國咸寧唐虞三代之邳隆其道實不外乎是也欽惟
皇上陛下得一以貞函三而理際累治重熙之盛禦持盈保泰
之衷固已仁恩丕冒物阜民康朝野有大同之徵億兆享
太平之福矣乃猶

聖不自聖思久安長治之圖進臣等於

廷而策以官方或未盡肅民食或未盡豐取士之術猶踈邊

圉之防未備以臣謏陋何足知此顧

清問所及不棄芻蕘敢不竭其管窺以冀仰禪於萬一乎伏讀
制策有曰以修和之盛望之內外大小臣工顧因循瞻顧之私
或猶有未盡化者此真澄敘官方之盛心也夫人臣事君
所守者廉隅之節所矢者公忠之志而已虞廷亮工熙績
五臣四岳九官十二牧師濟一堂所以成明良喜起之休
者雖有都兪不廢吁咈後世身家之念重則功名之念輕
同官故舊之見交煽於中不得不巧爲緣飭緣飭不已必
至稊稜稊稜旣久必至多植黨援黨援一開而賄賂因之
起焉此無他始之以因循瞻顧之私而終之以沽名要譽

之見將篤業之謂何歟宋臣程顥曰臣之事君竭其忠誠
致其才力而已韓琦曰公忠之念人人有之惟其執之不
堅守之不力是以不逮古人夫事君之道才力猶後而公
忠爲先必也矢精白之一心勵勿欺之素志執之旣極其
堅守之又極其力以國事爲已事而不敢稍參以私則身
家之念旣有所必忘公忠之節愈有所必謹必不致借朝
廷之名器以市恩假國家之恩澤以悅衆詩曰夙夜匪懈
以事一人誠砥礪官方之道歟

制策又曰閭閻之疾苦纖悉周知偶有偏災賑恤立沛而裕民
足食之道有不得不深爲計者

國家承平日久休養生息百有餘年民間之生齒殷繁凡夫
冠昏喪祭之儀禮俗往來之節亦日以增顧俗尚奢靡罔
知節儉四民之中游惰雜處其間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欲
盡給於三農此必不得之數也夫一夫耕之數十人聚而
食之欲其蓋藏充盈有備無患有是理乎又况天災流行
古今恒有設遇偏災見告而待賑待給其勢不能以終日
何如力崇儉約而盡汰其一切浮費不經之用卽不能千
倉萬箱而里社之間儲備於豫則流離轉徙可以無憂室
家婦子可以相保是在良有司之噢咻而拊循之爲之申
明禁令重農務本以身倡率凡迎神賽會之舉陰陽巫覡

之術皆必責成閭師保正之屬痛切掃除則爲守令者不愧父母斯民之責行之一方即可推之天下於以仰慰我皇上惠養元元之至意則黎庶共慶盈寧上可紓宵旰之殷憂下可登草野之風俗矣

制策又以設科取士登明選公欲使寒峻無淪落之虞菲材絕覲覲之念斯又文治之光而多士之幸也夫三載賓興冀得明體達用之士以儲他日任使而士子讀書稽古亦將以居敬窮理之功行法俟命之守出而見用於當世蓋將使科目重人而非徒以科目重也哉

皇上加意作人剔除宿弊遴拔真才蓋已立法嚴明人知畏懼矣而一二不肖之徒潛行舞弊究之莫逃憲典此非法制之有或踈良由而自愛者之所自致耳夫士莫先於立志志道德爲上志功名次之志富貴下已今乃期於弋取科第遂致身敗名裂而不可挽金玉之品光霽之行果若是乎夫孝弟人之大原也廉耻人之大節也原之不敦猶樹蹶其本根而欲敷榮以滋茂蔭不能也節之不立猶水決其隄防而欲安瀾以利灌溉不得也古之人有志在德行道藝而卒之止於富貴利達者矣未有志在富貴利達而能至於德行道藝者也則士之品不可不端士之志不可不立而虛聲標榜同年故舊之習弗設於中所謂無患有

司不公與明也至於取士之術斟酌盡善無容改弦而更張之是在人之自愛以奉法而已矣

制策又以文德既修武事必備防邊固圉綢繆未然於以戒廢弛之漸而專戎旅之責依古以來內寧外謐蓋未有不文武並重者也我

朝幅員之廣亘古未有野廬旣脫之地盡入版圖邊境牧寧度越曩代而將士之勇韜畧之精制勝之神亦有什伯於古者自漢唐宋以來兵制迭更已非古人寓兵於農之意而惟唐之府兵最爲近古今

國家列營置戍自宿衛以逮邊疆犬牙相制首尾相應法恭善矣則養之於平時而用之於一旦者宜何如其精也夫孫吳善戰不能將不習之卒則操演宜勤也誠仿蒐苗獮狩之法使士卒無不精之技能又於其間勉以尊君親上之義務農講武之法材官技擊盡可通經期門羽林無慙儒者於以固邊境而捍牧圉所爲以少勝多以暇勝粹者將在於是此將非兵莫與爲用兵非將莫與爲統而聯屬之方嫻習於平時者不可不豫爲籌論者也之數者皆實政也而所以行之者則在於實心若夫以實心行實政則猶在於任天下之正人我

皇上之於用人也推忠信以待之破資格以異之豐廩祿以養

之所以內外臣工勤求治理者無不詳萬邦百姓預謀生計者無不至羣材登進而猶恐立法之未周邊境輯寧而尤恐武備之偶懈書曰一日二日萬幾又曰安汝止惟幾惟康斯則治平之極軌也矣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千冒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盧文昭

臣對臣聞帝王之治天下也如治巨室然公卿者棟梁也百執事者茨蓋也民也者其基址也士也者其儲蓄也將帥者其垣墉也甲兵者其關鍵也是皆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天下至大百官兆民至衆與夫庠序之修明邊圉之鞏固其事皆萃於人主之一身而要其所以致治者無他焉在謹守其紀綱而已矣蓋信賞必罰者治天下之大柄也以正官方則忠盡自矢之臣必重其任而善遇之其背公營私者在所必斥也以裕民生則勸農務本之吏必著其勞而優獎之其治理無效者在所必罷也以端士習則

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緇惡而因言亦可辨其邪正之分以嚴武備則選將必取其有謀練士必取其用命而有事更必明其功罪之實此所謂慎守其紀綱者也蓋雖聖王在上不能使朝無僉壬野無游惰學校無辱行之士四境無竊發之虞而要其所以卒成至治者道不越乎此欽惟皇帝陛下具清明剛健之德而深以格致誠正之學敬存於宥密而事協於大中固已知人善任而推誠不疑重農寬賦而蓋藏自裕尚經義崇實學以儲有用之才勤訓練慎封疆以獲稼寧之效乃猶

聖不自聖進臣等於

廷而策之以整飭官方之道備裕民食之圖與夫作士防邊之善術臣之愚陋何足以知此然

清問所及不棄芻蕘臣敢不罄其愚衷以爲拜獻之資乎伏讀

制策有曰設官分職所藉以熙績亮工宣上德而達下情而因

及乎砥礪之道臣惟王者所與共治天下者內有輔弼之

臣外有司牧之任皆所以承流而宣化也唐虞之世五臣

九官皆所以治內也四岳十二牧皆所以治外也師師濟

濟稱極盛已而君臣之間猶且動色相戒其臣之所以進

勉者必曰無怠無荒其君之所以倚毗者必曰予違汝弼

蓋皆以克艱爲心而不敢以一刻自暇逸也夫同寅協恭

之義蓋言君與臣同此敬畏之心也天命之難謀民情之難保雖當太平無事之日而持盈保泰彌凜日中之戒故推其意豈不願有都兪而無吁咈哉然而不能已者安危治亂之幾相爲倚伏而唯恐失於不及覺故兢兢乎慎之又慎然後可以免於叢脞之咎而常保此明良喜起之休風也唯其寅恭之心無不同故和衷之美亦於斯而見焉非若以水濟水之謂也苟君所謂可臣不審之於理而亦曰可君所謂否臣不審之於理而亦曰否畏罪持祿之見錮於中而揣摩迎合之計熟於外此則因循瞻顧之私意誠非純臣之所以居心也夫人臣之所以事君但當衡之

於道不當承望意旨以爲容身之術人君之所以察臣亦惟斷之以道不當樂其將順以開諛悅之風則職事得以修舉而凡百有位自無敢不精白一心以期報稱矣

制策又以養民必開其資財之道斯蓄積多而備先具而因籌其何以重農事而敦本計臣惟古者計口受田故其時鮮不耕之民而可以嚴游惰之罰後世田旣不可并授故遊民之聚於城市者官不得而稽之此固勢之所無如何也然民不可稽而田則可稽其歲墾成熟者固無以議爲矣至若汙萊無主之田以及山坳溪側久荒新漲之處皆當召民認佃給爲永業而毋急於陞科則庶幾無不耕之士

矣嘗觀七月之詩于耜舉趾而婦子往饁則田峻見其勤而喜之其著於雅者曰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又曰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此可見耕雖民事而亦在上者貴有以勸之也漢世力田與孝弟並重凡朝廷有行慶施惠之典必首及焉其視農者何其重今牧民之有司其亦有知此意者乎母亦簿書獄訟之務繁而有所不暇及也且漢時賈人不得宦爲吏而七科謫邊則雖大父母有市籍者亦不得免其抑未也又如此而黽錯猶以賈人奢侈爲言致令農夫有不勸耕之心後世更無此禁而竒技淫巧相競爲侈靡之習者大率皆自賈人開之而愚夫慕效浸成風俗此其爲農事之傷也實甚故偶有水旱之不時而匱絀立見然則爲今計者當以課農勸儉之效責之州縣而母專以聽斷幹辦爲殿最則耕九餘三之盛安在不可復見乎

制策又以制科取士所以振淹滯儲任使將令寒峻無淪落之虞菲材絕覬覦之念當如何立法以蠲其宿弊臣惟古昔鄉舉里選之制旣已不可復行而九品中正亦反爲損政之端惟試之以文辭而又定爲糊名易書之法則主司但擇其文理之優者取之無所牽制於毀譽之口無所熒惑於愛憎之情法至善也故遂相沿不改然嘗考之唐時士

品卑污甚矣故設法以防之而終不可止呈身識面自銜
自鬻之徒接踪於世方恬然不以爲怪司文衡者又以專
官主之故關防不密而要挾請託至於再三而不已此則
久於其任之弊也今主文之人初無一定其立法更精矣
而弊猶有未盡絕者蓋祿利之途人競艷之其在位者大
抵惑於虛譽之隆務爲私門之植而又見援引推薦之習
古亦有之也不知公則生明理自相因司文衡者果有爲
國得賢之心而鑑空衡平憑文錄取雖不能盡無遺珠之
憾而高才績學之士定應十收八九矣若私其所愛而飭
夫憚才之論無論其所謂才者未必才而品之不可問已

明矣此斷不可稍爲寬假者也雖然貢舉者取士之法而
教之則在於平日師儒之選貴得其人使士皆知立品殖
學而不爲利祿之誘則其達也亦自無徇私舞弊之失矣
制策又以防邊固圉綢繆未然而因豫籌乎兵將之嫻習臣惟

廟堂制勝之畧唯在乎擇將將苟得人則訓練有方行陣
整飭士卒皆服從其教懷其惠而畏其威如是雖使之蹈
水火可也爲將之道非爲覈名數勤操演遂可爲盡職也
凡山川之險易道途之近遠皆所當周知以至器械之異
宜材技之異適俱熟悉於平時而一旦猝然用之真如臂
指之相使矣漢時京師則有南北軍皆羣國之士更番迭

上而郡國又各有兵嘗以十月爲都試之期至光武罷之
古今論者咸議其失唐初府衛之制本於北周其法至善
後世壞之而遂有養兵之費宋之所爲長征兵者亦然平
時虛糜物力而臨事終不可用所以有急之際議者咸主
於召募也今之兵制本遠軼於前代我

皇上又安不忘危順蒐狩以講武故旣無驕兵亦無惰士誠使
爲將者咸體此意則自無窺伺之釁矣凡此數者風示表
率之權倡於上而轉移變化之機動於下要皆我

皇上運健行不息之神而盡疑命救幾之實故惟臣欽若而以
戒大法小廉之治惟民丕應而以還力本節用之風取士

必得而砥礪不至濫收馭將有方而潢池無虞小警則我
國家之治化自比隆於唐虞矣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